

# 曲阳街道玉四居民区 10 天接回 4 位重点国家返沪居民 全程微信“伴飞”护送你回家



3月13日下午,小区又有一位居民要从重点国家日本回来。

通知小区门卫、安排志愿者与路人沟通、设定路线让居民尽快返回家中,然后对所走线路、区域逐一消毒……虹口区曲阳街道玉四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尚晶对整个流程已经驾轻就熟,因为这是3月3日以来小区第4个从日本回上海的居民。

一直等到14日半夜12时多,从大阪回沪的居民邹蓓玲在曲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回到玉田路的家。从境外就开始微信的联络,到落地后的健康检查登记和最后护送回家,全程微信“伴飞”,完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

3月初,随着境外输入性病例增多,街道不断更新的指令也在一道道下达。3日上午,尚晶接到一个居民电话,电话那一头的语气听上去有些不安:“我妻子今天下午要从日本回来,是否需要隔离?还有我怎么办呢?”尚晶安慰他,日本属于重点地区,回家要居家隔离14天。如果他不想隔离,那就需要暂时与妻子童女士分开居住,“居家隔离期间,你们网上下单后,居委干部和志愿者会把快递送到家门口,无接触送达,每天的生活垃圾也会有专人收取。”随后,尚晶马上通知了门卫,安排志愿者晚上协助登记表格、测体温。当天晚上9时,童女士坐出租车回到家,之后保洁员迅速对童女士经过的区域彻底消毒。第二天,童女士又来电询问如何预约购买口罩,居委干部帮她网上预约,再到药房采购好后送上门。

3月7日,又有一位居民从日本返沪。这时区里和街道已经开始派



■玉四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尚晶(左)在为居民测量体温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人在机场驻守,接送境外回沪人员。由于护送居民回家的工作人员身穿白色防护服,曾一度引起路人和小区居民的围观。“当时大家有些惊恐,都围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确诊了?”尚晶说,所幸居委会准备充分,志愿者们分头向居民作沟通解释,并迅速辟出通道,让那位居民回家。

7日的“小插曲”,使尚晶预备了更为周全的应对措施。再加上他已知道3日回沪的童女士的儿子邵先生9日晚上也要返家,当天一早,他就电话与童女士确认航班信息,然后与业委会、物业设计线路,安排志愿者站在小区门口两侧。9日晚8时多,邵先生下车后测体温、签“健康管理承诺书”,10多分钟后就顺利踏进家门。随着境外返沪人员的增加,尚晶与他们的对接也更加靠前——13日回沪的邹蓓玲就是全程微信“伴

飞”的。邹蓓玲是退休党员,1月份去日本探亲后,始终与玉四居委会保持联系。3月5日,尚晶在微信上联络她,告知重点地区回沪人员需要14天隔离。没几天,上海的防控措施又进一步升级,3月8日,尚晶再告诉她政策有变,回上海后政府会派专车护送她回家隔离。11日,尚晶在微信上和她再次确认了回沪的航班信息。

13日下午,飞机落地后,还在飞机上等候的邹蓓玲马上把健康申报码发给尚晶。由于邹蓓玲离开机场走的是专门通道,无法归还出境时租借的移动Wi-Fi,尚晶安慰她,等她回家后,会安排人发快递给对方。邹蓓玲告诉记者,“一路回来,有居委会的各种关照和叮嘱,还有落实居家隔离期间的生活琐事,一切都妥妥帖帖,让我感觉很安心。”  
本报记者 袁玮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国际航班到达信息电子显示屏上,红色字体表明当天哪些航班被取消;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忙碌地跑来跑去……昨天下午4时50分许,记者来到浦东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大厅出口处,看到上海口岸防控境外输入疫情再升级后的景象:现场秩序井然,闭环严防死守。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从3月13日零时起,所有中外人员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有过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14天——之前,对旅客护照贴“红黄绿”标进行分类处置的方式,现已转为贴“黄绿”标管理:即对护照上贴黄标旅客进行统一的集中或居家隔离14天,护照上贴绿标旅客则予放行。

据了解,此前的做法是经过入境检疫后,海关工作人员会根据该乘客来源地、近期行程等(即“流行病学史”),来判断其是否需要隔离,并按照分类对其护照贴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标签。贴“红标”的旅客,需在就近的机场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14天;贴“黄标”的旅客,由上海16个区驻在机场工作人员、邻省驻在机场工作人员,组织将其分别送到集中隔离点、居家隔离中转站;贴“绿标”的旅客

予以放行。

## 旅客护照分贴黄绿标管理

记者看到,在T2航站楼国际到达大厅出口处的右侧位置,全部被挡板遮得严严实实,这里就是“黄区”,护照上贴黄标的旅客,都是从此通道前往专用区域上车,到集中或居家隔离点;出口处的左侧通道,则供护照上贴绿标的旅客通行。

杨小姐、刘小姐是从柬埔寨飞来的航班旅客,两人的护照上都贴着圆圆的绿标。她们告诉记者,从飞机落地到走出出口,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这么快出关。”她们表示,一方面是现在航班比较少,另一方面是她们之前14天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加上柬埔寨为非重点国家(地区),所以检查得比较快。“检查措施严一点没有关系,只要能把疫情拒之门外,我们就放心了。”

据浦东机场安检部门介绍,目前机场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闭环流程非常严密,境外旅客抵达浦东机场后,首先由海关进行入境检疫,如发现发热或疑似症状旅客,120救护车会直接将其从机坪转运至指定医疗机构就诊。经海关、边检入境检疫、查验后,机场工作人员会根据海关、边检查验贴标的旅客分类,会同航空公司、上海16个区以及邻省江苏、浙江驻机场工作人员,将旅客分别转运至居家隔离中转站或集中隔离点,和社区对接完成。

# 孩子,让爸妈最后看你一眼……

## 来沪奔丧的猝死湖北女孩家人讲述亲身经历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2月29日被发现在沪出租屋内猝死的25岁湖北女孩晓君(化名)一家来说,这是最真实的写照。疫情阻挡了晓君春节返回湖北老家的路,而她也真的再也不能回家了。

晓君猝死后,她的父母心如刀绞,希望见女儿最后一面;然而,疫情防控期间,湖北人来沪,困难重重。最终在浦东新区各方“爱心接力”下,家人日前终于见到了晓君的最后一面。昨天,记者联系到正在隔离的晓君家人,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

### 得知噩耗“却出不来”

在周围人眼里,晓君可谓“别人家”的孩子:出生在湖北农村家庭、长发飘飘的她,长相清秀,凭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打拼,成为一家公司的白领。

“如果没有疫情,晓君本来打算

春节回老家过年;如果没有疫情,她不会一个人在上海呆那么久;如果……”晓君父亲血压高、母亲心脏不好,这几天,父亲的烟抽得少了,话也更少了,说到晓君,几度哽咽。晓君的姐夫开车1000多公里陪同晓君父母来沪,一家人凌晨4时从湖北天门出发,一路几乎没有休息,当天下午5时多赶到上海。“从3月1日得知噩耗后,父母几乎崩溃,想着再见女儿一面,但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那边出不来,这里进不来,一家人一筹莫展。”晓君姐夫告诉记者。

### 网上求助“爱心接力”

发现晓君的异样是在2月29日。家人发现,原本每天都和家里视频的晓君到晚上也没打电话,以为她睡下了。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还是没人接,这才有些着急,连忙联系家住宝山的堂哥。

堂哥告诉记者:“我当天下午赶到妹妹家,因为她放了把钥匙在我这里。我直接开大门进去,发现里面她房间的们关着,没有人应答。我以

为她睡着了,就先把带来的菜放到冰箱里,再敲门进去。没想到,看到妹妹躺在地上,我以为她发烧昏倒了,一摸额头居然是冰凉的。”堂哥赶紧拨打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确认晓君已经死亡。

“民警提醒我,先不要打给父母,怕他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堂哥告诉记者,但坏消息最终还是要告诉父母。父母听说后撕心裂肺,恨不得马上飞来上海。因为疫情,家人打听下来,办不了湖北的出城证、来沪通行证,无法为晓君办理后事!3月9日19时58分,走投无路的堂哥在微博上发出求助帖:“到底该咋弄,一张通行证?又找谁对接落地住宿隔离的事情?”

### 很快成立了“护送群”

求助帖发出后,晓君表哥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一通陌生的电话找到了他,对方表示是浦东新区防控办的工作人员,了解他的具体要求后,表示会想办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

晓君父母的心愿。

原来,3月9日晚上,浦东新区防控办新闻宣传组监测到舆情后,立即提交防控办例会处置,一个名为“护送群”的微信群火速成立。

在这个护送群里,浦东新区各部门迅速开展行动:新区新闻办与晓君堂哥及湖北家属取得联系,告知相关工作情况,提醒家属来沪路上注意个人防护、安全驾驶;新区公安分局确定将S32申嘉湖高速沪浙安检查站作为进沪交接道口,并安排警力一路陪同;综合协调组向市联防联控办口岸交通组去函,请求道口支持予以放行;新区卫健委协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家属和工作人员准备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落实集中隔离转运接收工作;新区民政局则指导浦东殡仪馆做好接待准备,落实事后消毒防疫措施;金桥镇则迅速成立了由镇防控办应急组、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等部门组成的紧急任务执行组,做好道口人员接送引导、集中隔离点护送交接等工作准备。

“我们还没到路口,已经有人打电话关心我们,发给我们定位,提醒我们不要开错路口。”晓君姐夫表示,等到了路口时,发现已经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路口等待了。

### 隔离后“带孩子回家”

在金桥派出所警车引导下,晓君家属一行人赶往浦东殡仪馆。在进入殡仪馆前,有关负责人帮他们在车上换好防护服。殡仪馆提早准备,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晚上7时多,在告别厅里,看到女儿冰冷的身体,晓君父母哭出声来。周围人也揪心不已,有的人默默垂泪,劝家属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晓君父母渐渐控制住情绪,在近半个小时和女儿的最后告别后,被行动组护送前往集中隔离点。

“隔离点为我们安排了每人一间的单间。考虑到岳父血压高,我提出可否和岳父住一间房。工作人员表示理解,为我们重新安排了房间,岳母就住在对面房间。”晓君姐夫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来了。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那么多热心的陌生人为我们伸出援手;虽然女儿走了,想到你们,才让我们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晓君父母说,“隔离结束后,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带孩子回家。”  
本报记者 宋宁华